

# 卷六

書名 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32  
 編號 D86221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醒世恆言二十四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孫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卷

五貫戲言成巧禍

第四卷



可一居士 評  
 墨浪主人 較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蠢動含靈俱一性

化胎濕卵命相關

得人濟利休忘却

雀也知恩報玉環

這四句詩，單說漢時有一秀才，姓楊名寶，華陰人氏。年方弱冠，天資穎異，學問過人。一日正值重陽佳節，往郊外遊翫，因行倦坐于林中歇息。但見樹木蒼鬱，百鳥嚶鳴，甚是可愛。忽聞撲碌的一響，墮下一隻鳥來，不歪不斜，正落在楊寶面前。口內吱吱的叫，却飛不起，在地上亂撲。楊寶道：却不作怪，這鳥為何如此。

向前拾起看時乃是一隻黃雀不知被何人打傷叫  
得好生哀楚楊寶心中不忍乃道將回去餵養好了  
放罷正看間見一少年手執彈弓從背後走過來道  
秀才這黃雀是我打下的望乞見還楊寶道還亦易  
事但禽鳥與人體質雖異生命則一安忍戕害况殺  
百命不足供君一膳鬻萬鳥不能致君之富奚不別  
爲生業我今願贖此雀之命便去身邊取出錢鈔來  
少年道某非爲口腹利物不過游戲試技耳既秀才  
要此雀即便相送楊寶道君欲取樂禽鳥何辜少年  
謝道某知過矣遂投弓而去楊寶將雀回家放于中

箱中目採黃花蕊飼之漸漸羽翼長換育至百日便  
能飛翔時去時來楊寶十分珍重忽一日去而不回  
楊寶心中正在氣悶只見一個童子單眉細眼身穿  
黃衣走入其家至楊寶便拜楊寶急忙扶起童子將  
出玉環一雙遞與楊寶道蒙君救命之恩無以爲報  
聊以微物相奉掌此當累世爲三公楊寶道與卿素  
昧平生何得有救命之說童子笑道君忘之耶某即  
林中被彈君巾箱中飼黃花蕊之人也言訖化爲黃  
雀而去後來楊寶生子震明帝朝爲太尉震子秉和  
帝朝爲太尉秉子賜安帝朝爲司徒賜子彪靈帝朝

爲司徒果然世世三公德業相繼有詩爲証

黃花飼雀非圖報

一片慈悲利物心

累世簪纓看盛美

始知仁義值千金

說話的那黃雀銜環的故事人人曉得何必費講看官們不知只爲在下今日要說个少年也因彈了个異類上起不能如彈雀的恁般悔悟干把个老大家事弄得七顛八倒做了一場話柄故把銜環之事做个得勝頭回勸列位須學楊寶這等好善行仁莫效那少年招災惹禍正是

得閉口時須閉口

得放手時須放手

若能放手和閉口

百歲安寧有八九

話說唐玄宗時有一少年姓王名臣長安人氏略知書史粗通文墨好飲酒善擊劍走馬挾彈尤其所長從幼喪父惟母在堂娶妻子氏同胞兄弟王宰督力過人武藝出衆充羽林親衛未有妻室家頗富饒童僕多人一家正安居樂業不想安祿山兵亂潼關失守天子西幸王宰隨駕扈從王臣料道立身不住弃下房產收拾細軟引母妻婢僕避難江南遂家于杭州地名小水灣置買田產經營過日後來聞得京城克復道路寧靜王臣思想要往都下尋訪親知整理

舊業爲歸鄉之計、告知母親即日收拾行囊、止帶一  
个家人、喚做王福、別了母妻、繇水路直至揚州馬頭  
上、那揚州隋時謂之江都、是江淮要衝、南北襟喉之  
地、往來檣艖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買做賣的、挨擠  
不開、真好个繁華去處、當下王臣舍舟登陸、雇倩脚  
力、打扮做軍官模樣、一路遊山玩水、夜宿曉行、不則  
一日、來至一所在地、名樊川、乃漢時樊噲所封食邑  
之處、這地方離都城已不多遠、因經兵火之後、村野  
百姓俱潛避遠方、一路絕無人煙、行人亦甚稀少、但  
見

岡巒圍繞、樹木陰翳、危峰秀拔、插青霄峻嶺、崔嵬  
橫碧、漢斜飛瀑布、噴萬丈銀濤、倒掛藤蘿、颺千條  
錦帶、雲山漠漠、鳥道逶迤、行客少、煙林靄靄、荒村  
寥落、土人稀、山花多艷、如含笑、野鳥無名、只亂啼  
王臣貪看山林景致、緩轡而行、不覺天色漸晚、聽見  
茂林中似有人聲、近前看時、原來不是人、却是兩個  
野狐、靠在一株古樹上、手執一冊文書、指點商確、若  
有所得、相對談笑、王臣道、這孽畜作怪、不知看的是  
什麼書、且教他喫我一彈、按住絲韁、綽起那水磨角  
靶、彈弓探手向袋中、摸出彈子、放上、覷得較親、弓開

如滿月、彈去似飛星、叫聲着、那二狐正在得意之時、不防林外有人窺看、聽得弓弦响、方纔擡頭觀看、那彈早已飛到、不偏不斜、正中執書這狐左目、棄下書、失聲嗥叫、負痛而逃、那一個狐、却待就地丟去、被王臣也是一彈、打中左腮、放下四足、嗥叫逃命、王臣縱馬向前、教王福拾起那書來看、都是蝌蚪之文、一字不識、心中想道、不知是甚言語在上、把去慢慢訪博古者問之、遂藏在袖裏、撥馬出林、循大道望都城而來、那時安祿山雖死、其子安慶緒、猶強賊將史思明降而復叛、潘鎮又各擁重兵、俱蓄不臣之念、恐有奸

細至京探聽、故此門禁十分嚴緊、出入盤詰、剛到晚、城門就閉、王臣抵城下時、已是黃昏時候、見城門已扃、即投旅店安歇、到店門口下馬入來、主人家見他懸弓佩劍、軍官打扮、不敢怠慢、上前相迎道、長官請坐、便令小二點盃茶兒、遞上、王福將行李卸下、馱進店中、王臣道、主人家、有穩便房兒、開一間與我、答道、舍下客房儘多、長官只揀中意的住便了、即點個燈、火引王臣往各房看過、擇了一間潔淨所在、將行李放下、把生口牽入後邊喂料、收拾停當、小二進來問道、告長官可喫酒麼、王臣道、有好酒打兩角、牛肉切

一盤伴當們照依如此小二答應出去王臣把房門帶轉也走到外邊小二捧着酒肉問道長官酒還送到房裏去飲或就在此間王臣道就在此罷小二將酒擺在一副座頭上王臣坐下王福在旁斟酒喫過兩三盃主人家上前問道長官從那鎮到此王臣道在下從江南來主人家道長官語音不像江南人物王臣道實不相瞞在下原是京師人氏因安祿山作亂車駕幸蜀在下挈家避難江南今知賊黨平復天子返都先來整理舊業然後迎接家小歸鄉因恐路上不好行走故此軍中打扮主人家道原來是白

人老漢一向也避在鄉村到此不上一年哩彼此因是鄉人分外親熱各訴流離之苦正是

江山風景依然是

城郭人民半已非

兩下正說得熱鬧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主人家有空房宿歇麼主人家答應道房頭還有不知客官有幾位安歇答道只有我一人主人家見是個單身又沒包裹乃道若止你一人不敢相留那人怒道難道賴了你房錢不肯留我主人家道客官不是這般說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師頒榜遠近旅店不許容留面生歹人如隱匿藏留者查出重治况今史思明又亂

愈加緊急。今客官又無包裹，又不相認，故不好留得。那人笑道：「原來你不認得我，我就是郭令公家丁。胡二因有事往樊川去了，轉回趕進城不及，借你店裏歇一宵，故此沒有包裹。你若疑惑，明早同到城門上去問那管門的，誰個不認得我。這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兒一磕，便信以為真。乃道：『老漢一時不曉得，是郭爺長官，莫恠。請裏邊房裏去坐。』」那人道：「且慢着，我肚裏餓了，有酒飯討些來喫了，進房不遲。」又道：「我是喫齋，止用素酒。」走過來向王臣卓上對面坐下，小二將酒菜放下。王臣舉目看時，見他把一隻袖子遮着左眼，似覺疼痛難忍之狀。那人開言道：「主人家，我今日造化低，遇着兩個毛團，跌壞了眼。主人家道：『遇着什麼？』答道：『從樊川回來，見樹林中兩個野狐打滾，嗥叫我。』我趕上前要去拿他，不想絆上一交，狐又走了。反在地上磕損眼睛。主人家道：『怪道長官把袖遮着眼兒。』王臣接口道：『我今日在樊川過也，遇着兩個野狐。』那人忙問道：『可曾拿倒麼？』王臣道：『他在林中把冊書兒觀看，被我一彈打了執書，這狐左眼遂棄書而逃。那一個方待去拾，又被我一彈打在腮上也，亡命而走。』故此只取得這冊書，沒有拿倒。那人和主人家都道：



野狐會看書，這也是奇事。那人又道：那書上都是甚麼事體，借求一觀。王臣道：都是異樣篆書，一字也看他不出。放下酒盃，便向袖中去摸那冊書出來。說時遲，拿時快手，還未到袖裏時，不想主人家一個孫兒，年纔五六歲，正走出來，小廝家眼淨，望見那人，是個野狐，却叫不出名色，奔向前指住道：老爹，怎麼這個大野貓坐在此，還不趕他。王臣聽了，便省悟是打壞眼的。這狐急忙拔劍照頂門就砍，那狐望後一躲，就地下打个滾，露出本相，往外亂跑。王臣仗劍追趕了十數家門面，向个牆裏跳進。王臣因黑夜之間無門尋覓，只得回轉主人家，點个燈火，同着王福一齊來迎。迎着道：饒他性命罷。王臣道：若不是令孫看破，幾乎被這孽畜賺了書去。主人家道：這毛團也好巧哩，只怕還要生計來取。王臣道：今後有人把野狐事來誘我的，定然是這孽畜，便揮他一劍。一頭說，已到店裏。店左店右住宿的客商，聞得當做一件異事，都走出來訊問，到拌得口苦舌乾。王臣喫了夜飯，到房中安息。因想野狐忍痛來，掇賺這冊書，必定有些妙處。愈加珍祕。至三更時分，外邊一片聲打門，叫道：快把書還了！我尋些好事酬你，若不還時，後來有些事故。莫

王臣畢竟  
走不狠孽

要懊悔王臣聽得氣忿不過披衣起身拔劍在手又恐驚動衆人悄悄的步出房來去摸那大門時主人家已自下了鎖心中想道便叫起主人開門出去那毛團已自走了砍他不着空惹衆人憎厭不如擊着鳥氣來朝却又理會王臣依先進房睡了那狐喊了多時方去合店的人盡皆聽得到次早齊勸王臣道這書既看不出字留之何益不如還他去罷倘真個生出事來懊悔何及王臣若是个見機的聽了衆人言語把那冊書擲還狐精却也罷了只因他是个倔強漢子不依衆人說話後來被那狐精把个家業弄得七零八落正是

不聽好人言

必有恓惶淚

當下王臣喫了早飯筭還房錢取出行李上馬進城一路觀看只見屋宇殘毀人民稀少街市冷落大非昔日光景來到舊居地面看時惟存一片瓦礫之場王臣見了不勝悽慘無處居住只得尋个寓所安頓了行李然後去訪親族却也存不多幾家相見之間各訴向來蹤跡說到那傷心之處不覺撲簌簌淚珠拋洒王臣又言今欲歸鄉不想屋宇俱已蕩盡没个住身之處親戚道自兵亂已來不知多少人家父南

子。此。被。擄。被。殺。受。無。限。慘。禍。就。是。我。們。一。個。個。都。從。刀。尖。上。脫。過。來。的。非。容。易。得。有。今。日。像。你。家。太。平。無。事。止。去。了。住。宅。已。是。無。量。之。福。了。况。兼。你。的。田。產。虧。我。們。照。管。依。然。俱。在。若。有。念。歸。鄉。整。理。起。來。還。可。成。一。個。富。家。王。臣。謝。了。衆。人。遂。買。了。一。所。房。屋。製。備。日。用。家。火。物。件。將。田。園。逐。一。經。理。停。妥。約。過。兩。月。王。臣。正。走。出。門。只。見。一。人。從。東。而。來。滿。身。穿。着。麻。衣。肩。上。背。一。個。包。裹。行。履。如。飛。漸。漸。至。近。王。臣。舉。目。觀。看。喫。了。一。驚。這。人。不。是。別。個。乃。是。家。人。王。留。兒。王。臣。急。呼。道。王。留。兒。你。從。那。里。來。却。這。般。打。扮。王。留。兒。見。叫。乃。道。原。來。官。人。住。在。這。里。教。我。尋。得。一。個。發。昏。王。臣。道。你。且。說。爲。何。恁。般。粧。束。王。留。兒。道。有。書。在。此。官。人。看。就。知。道。至。裏。邊。放。下。包。裹。打。開。取。出。書。信。遞。與。家。主。王。臣。接。來。拆。開。看。時。却。是。母。親。手。筆。上。寫。道。

從汝別後，即聞史思明復亂，日夕憂慮，遂沾重疾，醫禱無効，旦夕必登鬼籍矣。年踰六秩，已不爲死，弟恨衰年，值此亂離，客死遠鄉，又不得汝兄弟送，我之終，深爲痛心耳。但吾本家秦，不願葬于外地，而又慮賊勢方熾，恐京城復如前番，不守又不可，居終夜思之，莫若盡棄都下破殘之業，以資喪事。

迎吾骨入土之後。原返江東。此地田土豐阜。風俗  
淳厚。况昔開創甚難。決不可輕廢。俟干戈寧靜。徐  
圖歸鄉可也。倘違吾言。自罹羅網。顛覆宗祀。雖及  
泉下。誓不相見。汝其志之。

王臣看畢。哭倒在地。道。指望至此。重整家業。同歸故  
鄉。不想母親反爲我而憂死。早知如此。便不來得也。  
罷悔之何及。哭了一回。又問王留兒道。母親臨終。可  
還有別話。王留兒道。並無別話。止叮囑說。此處產業  
同已荒廢。縱然恢復。今史思明作反。京城必定有變。  
斷不可守。教官人作速。一切處置。備辦喪葬之事。迎

柩葬後。原往杭州避亂。若不遵依。死不瞑目。王臣道。  
母親遺命。豈敢違逆。况江東真似可居。長安戰爭未  
息。棄之甚爲有理。急忙製辦縗裳。擺設靈座。一面差  
人往墳上收拾。一面央人將田宅變賣。王留兒住了  
兩日。對王臣道。官人修築墳墓起來。尚有整月淹遲。  
家中必然懸望。等小人先回。以安其心。王臣道。此言  
正合我意。即便寫下家書。取出盤纏。打發他先回。王

留兒臨出門。又道。小人雖去。官人也須作速處置。快  
回。王臣道。我恨不得這時就飛到家。何消叮囑。王留  
兒出門。洋洋而去。且說王臣這些親戚。曉得都來爭

言勸他不該把田產輕廢。王臣因是母命，執意不聽。衆人言語，心忙意急。上好田產，都只賣得個半價。盤桓二十餘日，墳上開土築穴，諸事色色俱已停妥。然後打疊行裝，帶領僕從，離了長安，星夜望江東趕來迎靈車安葬，可憐。

仗劍長安悔浪遊

歸心一片水東流

北堂空作斑衣夢

淚灑白雲天盡頭

話分兩頭。且說王臣母妻在家，真個聞得史思明又反，日夜憂慮。王臣懊悔放他出門，過了兩三月，一日忽見家人來報，王福從京師賣信回了。姑媳聞言，即教喚進王福，上前叩頭，將書遞上，却見王福左眼損壞，無暇詳問，將書拆開觀看，上寫道：

自離膝下，一路托庇粗安。至都查核舊業，幸得一毫不廢。已經理如昔矣。更喜得遇故知胡八判官，引至元丞相門下，頗蒙青盼，扶持一官。幽薊諾身已領限期，甚迫。特遣王福迎母同之任。所書至，即將江東田產盡貨，火速入京，勿計微值，有悞任期。相見在邇，書不多贅。男臣百拜。

姑媳看罷書中之意，不勝歡喜。方問道：王福爲甚損了一目？王福道：不要說起，在生口上打瞌睡，不想跌

下來。磕損了這眼。又問京師近來光景。比舊日何如。親戚們可都在麼。王福道。滿城殘毀過半。與前大不相同了。親戚們殺的殺。擄的擄。逃的逃。摠來存不多。幾家尚還有搶去家私的。燒壞屋宇的。占去田產的。惟有我家田園屋宅一毫不動。姑媳聞說。愈加歡悅。乃道家業又不曾廢。却又得了官職。此皆天地祖宗保佑之力。感謝不盡。到臨起身。須做場好事。報答再祈。此去前程遠大。福祿永長。又問道。那胡八判官是誰。王福道。這是官人的故交。王媽媽道。向來從不見說起。有姓胡做官的來往。媳婦道。或者近日相交的也未可知。王福接口道。正是近日相識的。當下問了。一回。王媽媽道。王福你路上辛苦了。且去喫些酒飯歇息。則个到了次日。王福說道。奶奶。這里收拾起來。也得好幾日。官人在京。却又無人服侍。待小人先去回覆。打疊停當。候奶奶一到。即便起身。往任何如。王媽媽道。此言甚是有理。寫起書信。付些盤纏銀兩。打發先行。王福去後。王媽媽將一應田地。宇舍。什物。器皿。盡行變賣。止留細軟東西。因恐誤了兒子任期。不擇善價。半送與人。又延請僧人。做了一場好事。然後雇下一隻官船。擇日起程。有幾個平日相往的鄰家。

女眷俱來相送登舟而別離了杭州由嘉禾蘇州常  
潤州一路出了大江望前進發那些奴僕因家主得  
了官一个个手舞足蹈好不興頭

避亂南馳實可哀

誰知富貴逼人來

舉家手額歡聲沸

指日長安書錦回

且說王臣自離都下兼程而進不則一日已到揚州  
馬頭上把行李搬在客店上打發生口去了喫了飯  
教王福向河下雇覓船隻自己坐在客店門首守着  
行囊觀看往來船隻只見一隻官船遡流而上船頭  
站着四五個人喜笑歌唱甚是得意漸漸至近打一

能好錯認  
可做劇

看時不是別个都是自己家人王臣心中驚異道他  
們不在家中服役如何却在這隻官船上又想道想  
必母親亡後又歸他人了正疑訝間船門簾兒啓處  
一个女子舒頭而望王臣仔細觀看又是房中侍婢  
連稱奇怪剛欲詢問那船上家人却也看見齊道官  
人如何也在這里却又恁般服色忙教稍子擺船早  
驚動艙中王媽媽姑媳掀簾觀看王臣望見母親尚  
在急將麻衣脫下打開包裹換了衣服巾幘船上家  
人登岸相迎王臣教將行李齊搬下船自己上船來  
見母親一眼覷着王留兒在船頭上不問情繇揪住

便打王媽媽走出說道他又無罪過如何把他來打  
王臣見母親出來放手上前拜道都是這狗才將母  
親書信至京誤傳凶信陷兒子不孝姑媳俱驚訝道  
他日日在家何嘗有書差到京中王臣道一月前賚  
母親書來書中寫的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住了兩日  
遣他先回安慰家中然後將田產處置了星夜趕來  
怎說不曾到京合家大驚道有這等異事那里一般  
又有個王留兒連王留兒到咲起來道莫說小人到  
京就是這個夢也不曾做王媽媽道你且取書來看  
可像我的字跡王臣道不像母親字跡我如何肯信

便打開行李取出書來看時乃是一幅素紙那有一  
个字影把王臣驚得目睜口呆只晉將這紙來翻看  
王媽媽道書在那里把來我看王臣道却不作怪書  
上寫着許多言語如何竟變做一幅白紙王媽媽不  
信道焉有此理自從你出門之後並無書信往來直  
至前日你差王福將書接我方有一信令他先來覆  
你如何有個假王留兒將假書哄你如今却又說變  
了白紙這是那里學來這些鬼話王臣聽說王福曾  
回家這話也甚驚駭乃道王福在京與兒一齊起身  
到此幾曾教他將書來接母親姑媳都道呀這話愈



加說得混帳了。一月前王福送書到家書上說都中產業俱在。又遇什麼胡八判官引在元丞相門下。得了官職。教將江東田宅盡皆賣了。火速入京同往任上。故此棄了家業。雇倩船隻入京。怎說王福沒有回來。王臣大驚道。這事一發奇怪。何曾有甚胡八判官。引到元丞相門下。選甚官職。有書迎接母親。王媽媽道。難道王福也是假的。快叫來問。王臣道。他去喚船了。少刻就來。衆家人都到船頭上一望。只見王福遠遠跑來。却也穿着凶服。衆人把手亂招。王福認得是自家。人也道。詫異說他們如何。都在這里。走近船邊。衆人看時。與前日的王福不同了。前日左目已是損壞。如今這王福兩隻大眼。滴溜溜恰如銅鈴一般。衆人齊問道。王福你前日回家眼已瞎了。如今怎又好。好地。王福向衆人噴一口涎沫道。啐。你們的眼便瞎了。我何曾回家。却又呪我眼瞎。衆人笑道。這事真有些古怪。奶奶在艙中喚你。且除下身上麻衣。快去相見。王福見說。呆了一呆道。奶奶還在衆人道。那里去了。不在。王福不信。也不脫麻衣。逕撞入艙來。王臣着見。喝道。這狗才。奶奶在這里。還不換了衣服來見。王福慌忙退出船頭。脫下進艙叩頭。王媽媽擦磨老

眼仔細一看、連稱怪哉怪哉、前日王福回家、左目已損、今却又無恙、料然前日不是他了、急去開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張白紙、並無一點墨跡、那時合家惶惑、正不知假王留兒王福、是甚變的、又不知有何緣故、却哄騙兩頭、把家業破毀、還恐後來尚有變故、驚疑不定、王臣沉思、凝想了半日、忽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恍然而悟、乃道、是了是了、原來却是這孽畜變來弄我、王媽媽急問是甚東西、王臣乃將樊川打狐得書、客店變人詭騙和夜間打門之事、說出又道、當時我只道這孽畜不過變人來騙此書、到不防他有恁般賊智、衆人聞言、盡皆搖首咋舌道、這妖狐却也奸狡利害哩、隔着幾多路、却會做着字跡人形、把兩邊人都弄得如耍戲一般、早知如此、把那書還了他去也罷、王臣道、耐這孽畜無禮、如今越發不該還他了、若再纏帳、把那廟種頭一火而焚之、于氏道、事已如此、莫要閒講了、且商量正務、如今住在這里、不上不下、還是怎生計較、王臣道、京中產業俱已賣盡去也、沒个着落、况兼途路又遠、不如且歸江東、王媽媽道、江東田宅也一毫無存、却住在何處、王臣道、權賃一所住下、再作區處、當下撥轉船頭、原望

江東而回，那些家人起初像火一般熱，到此時化做冰一般冷，猶如斷線偶戲，手足揮軟，連話都無了。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到了杭州，王臣同家人先上岸，在舊居左近賃了一所房屋，製辦日用家火，各色停當，然後發起行李，迎母妻進屋，計點囊橐，十無其半。又惱又氣，門也不出，在家納悶。這些鄰家見王媽媽去而復回，齊來詢問，王臣道：「知其詳，衆人俱以爲異事，互相傳說，遂嚷遍了半个杭城。」一日，王臣正在堂中督率家人收拾，只見外邊一人走將入來，威儀濟楚，服飾整齊，怎見得，但見

頭戴一頂黑紗唐巾，身穿一領綠羅道袍，碧玉環正綴巾邊，紫絲絲縵橫圍袍上，襪似兩堆白雪，烏如二朶紅雲。堂堂相貌，生成出世之姿，落落襟懷，養就凌雲之氣，若非天上神仙，定是人間官宰。

那人走入堂中，王臣仔細打一看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同胞兄弟王宰。當下王宰向前作揖道：「大哥別來無恙。」王臣還了个禮，乃道：「賢弟虧你尋到這里。」王宰道：「兄弟到京回舊居時，見已化爲白地，只道罹于兵火，甚是悲痛，卽去訪問親故，方知合家向已避難江東。近日大哥至京，整理舊業，因得母親凶問，剛始離京。」

兄弟聞了這信，遂星夜趕來，適纔訪到舊居，鄰家說新遷于此，母親却也無恙，故此又到舟中換了衣服，纔來，母親如今在那裏，爲何反遷在這等破屋裏邊？王臣道：一言難盡，待見過了母親，與你細說，引入後邊，早有家人報知王媽媽，王媽媽聞得次兒歸家，好生歡喜，卽忙出來，恰好遇見王宰，倒身下拜，拜畢起身，王媽媽道：兒，我日夜掛心，一向好麼？王宰道：多謝母親記念，待兒見過了嫂嫂，少停細細說與母親知道。當下王臣渾家并一家婢僕都來見過王宰，扯王臣往外就走，王媽媽也隨出來，至堂中坐下，問道：

哥你日先說因甚弄得恁般模樣？王臣乃將樊川打狐起，直至兩邊撥賺，變賣產業，前後事細說一過，王宰聽了道：元來有這個緣故，以致如此，這却是你自取，非干野狐之罪，那狐自在林中看書，你是官道行路，兩不妨礙，如何却去打他？又奪其書，及至客店中，他忍着疼痛來賺你書，想是萬不得已而然，你不還他罷了，怎地又起惡念，拔劍斬逐？及至夜間好言苦求，你又執意不肯，況且不識這字，終于無用，要他則甚？今反喫他捉弄得這般光景，都是自取其禍，王媽媽道：我也是這般說，要他何用？如今反受其累，王臣

被兄弟數落一番，嘿然不語，心下好不耐煩。王宰道：「這書有幾多大，還是什麼字體？」王臣道：「薄薄的一冊，也不知什麼字體，一字也識不出。」王宰道：「你且把我看看。」王媽媽從旁勸道：「正是你去把來與兄弟看看，或者識得這字，也不可。」王宰道：「這字料也難識，只當眼見希奇物罷了。」當時王臣向裏邊取出，到堂中，遞與王宰。王宰接過手，從前直揭至後，看了一看，乃道：「這字果然稀見，便立起身，走在堂中，向王臣道：『前日王留兒就是我今日天書，已還不來纏你了。請放心。』」一頭說，一頭往外就奔。王臣大怒，急起上前，大噶

道：「尊爺大膽，那里走！」一把扯住衣裳，走的勢發，扯的力猛，只聽得咕啾一響，扯下一幅衣裳。那妖狐索性把身一抖，卸下衣服，見出本相，向門外亂跑。風團也散了，王臣同家人一齊趕到街上，四顧觀看，並無踪影。王臣一來被他破蕩了人家，二來又被他數落這場，三來不忿得這書，咬牙切齒，東張西望，尋覓只見一個瞎道人，站在對門簷下。王臣問道：「可見一個野狐從那里去了？」瞎道人把手指道：「向東邊去了。」王臣同家人急望東而趕行，不上五六家門面，背後瞎道人叫道：「王臣前日王福便是你令弟，也在這里。」

人聞得復轉身來，兩個野狐執着書，鬼在前戲，躍衆人奮勇前來追捕。狐熬下四蹄飛也似去了。王臣剛奔到自已門首，王媽媽叫道：「去了，這敗家禍胎，也是安穩了。」又趕他，則甚還不進來。王臣忍着，一肚子氣，只得依了母親，喚轉家人進來，逐件檢起衣服觀看，俱隨手而變。你道都是甚東西。

破芭蕉化爲羅服爛荷葉，變做紗巾碧玉環，柳枝圈就紫絲絛，羅碎搓成羅襪，一張白素紙，朱烏兩片老松皮。

衆人看了，盡皆駭異，道：「妖狐神通，這般廣大。」二官人

不知在何處，却變得恁般廝像。王臣心中轉想轉惱，氣出一場病來，臥床不起。王媽媽倩醫調治，自不必說。過了數日，家人們正在堂中，只見走進一個人來，看時却是王宰，也是紗巾羅服，與前妖狐一般打扮。衆家人只道又是假的，一齊亂喊道：「妖狐又來了。」各去尋棍兒棒，擁上前亂打。王宰喝道：「這些潑男女爲何這等無禮，還不去報知奶奶。」衆人那個採他，一味亂打。王宰止遏不住，惹惱性子，奪過一根棒來，打得衆人四分五落，不敢近前。都閃在裏邊門旁，指着罵道：「你這孽畜書已拿去了，又來做甚。」王宰不解其意。

心下大怒直打入去。衆人往內亂跑，早驚動王媽媽。聽得外邊喧嚷，急走出來，撞見衆人，問道：「爲何這等慌亂？」衆人道：「妖狐又變做二官人模樣，打進來也。」王媽媽驚道：「有這等事？」言還未畢，王宰已在面前，看見母親，即撇下棒子，上前叩拜道：「母親爲甚這些潑男女將兒叫做妖狐孽畜，執棍亂打？」王媽媽道：「你真個是我孩兒不？」王宰道：「兒是母親生的，有什麼假？」正說間，外面七八個人，扛擡鋪程行李進來，衆家人方知是真。上前叩頭謝罪。王宰問其緣故，王媽媽乃將妖狐前後事細說。又道：「汝兒爲此氣成病，尚未能愈。」

王宰聞言，亦甚驚駭，道：「恁樣說起來，兒在蜀中，王福曾賞書至，也是這狐假的了。」王媽媽道：「你且說書上怎寫？」王宰道：「兒是隨駕入蜀，分隸于劍南節度嚴武部下，得蒙拔爲裨將，故上皇還京，兒不相從歸國。兩月前，忽見王福賚哥哥書來說，向避難江東，不幸母親有變，教兒速來計議，扶柩歸鄉。」王福說要至京，打掃塋墓，次日先行，兒爲此辭了本官，把許多東西都棄下了，輕裝兼程，趕來，纔訪至舊居鄰家，指引至此。知母親無恙，復到舟中，易服來見，正要問哥哥爲甚，把這樣凶信哄我，不想却有此異事，即去行李中開

玉崇何辜  
一綱而漁  
此畜之  
設心亦刻  
矣噫此其  
所以爲畜  
也

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幅白紙。合家又好笑，又好惱。王宰同母至內，見過姨子，省視王臣道：「其所以王臣又氣得個發昏，王媽媽道：『這狐雖然憊懣也，虧他至蜀中賺你回來，使我母子相會，將功折罪，莫怨他罷。』」王臣病了兩個月，方纔痊可，遂入籍于杭州。所以至今吳越間稱拐子為野狐，精有所本也。

蛇行虎走各為羣

狐有天書狐自珍

家破業荒書又法

令人千載笑王臣

第六卷終

第七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荊枝下還家日

花萼樓中合被時

同氣從來兄與弟

千秋羞詠豆萁詩

這首詩為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着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割第一句說紫荊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姘姪和睦，並無間言，惟第三的年少，隨着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為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粧奩，看見夫家一